

こばやし
アン

辻村深月

告别世界的
最佳方式

オーダーメイド
殺人クラブ

Tsujimura
Mizuki

(日)
辻村深月

著

胡笳

译



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

(日) 辻村深月 著
胡笳 译

Copyright © 2011 Mizuki Tsuji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SHUEISHA Inc.,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d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 / (日) 辻村深月著; 胡笏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3-1919-5

I. ①告… II. ①辻…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4952 号



告别世界的最佳方式

(日) 辻村深月 著; 胡笏 译

责任编辑: 邹 璿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绘图: 李思思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919-5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这是对一出悲剧的回忆

1

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平时去其他教室上课，或者课间去厕所时都会来找我一起去的芹香她们，开始不再跟我说话了。

明明还只是初二的四月。明明黄金周马上就要来了。

这种情形，总是突然发生。

我觉得直到昨天为止生活都很正常，可现在我向别人搭话时，已经没有人回应我了。吃午饭时，同一组的学生会把桌子拼到一起。之前分组的时候，我们没能和平时关系比较好的男生分到一组，而是和青木他们分到了同一组，不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只会用“嗯”“啊”“没什么”来回答，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青木他们的桌子并没有完全和我们的拼到一起，中间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隙，就像是深深的山谷。男生和女生都是一排三个人，虽然面对面坐着，但却像是完全看不到对方一样，只是各自在自己内部交流着。

她们在聊着电影的话题。

芹香从上周开始和棒球部的津岛交往了，他们约会时去看了电影。在我身边，芹香和倅正在交谈着：电影的情节是这样的，那个男主角好帅的，结尾有点看不懂……

周围充斥着令人厌恶的尴尬，连我的肌肤都感觉到了。尽管如

此，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我勉强地张开嘴，提出了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得到答案的问题。

“那部电影，有多长啊？”

芹香和倅都沉默了。没有人回答我。她们把视线移到了食物上，互相看了一眼，便停止了对话。

我那个社交辞令般的问题就这样被搁置在了空气中，为了不破坏现场的气氛，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芹香她们可能是没听到我的问题。在我面前，山谷对面的男生们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这边阴云密布的气氛。在一瞬间的沉默后，芹香和倅又聊起了别的话题。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所以只能专心吃饭。午饭是煮到稀烂的奶油炖菜，好难吃，而且都已经冷掉了。

饭后午休时，倅走过来说了一句：“别在意啊。”芹香大概是去厕所了吧，现在并不在教室里。

“虽然芹香是那个样子，不过最好还是继续跟她说话吧。如果安妮你放弃的话，可能真的就完了。虽然不知道芹香会不会原谅你，不过我觉得安妮你这么努力真是很了不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直直地看着倅的脸。“对不起啊，目前只能这样无视你。现在虽然不能告诉你详细的内容，不过这是有很深的理由的，起码有水下两百米那样深。”昨天倅写了封这样的信给我。“安妮，拿去！”当时她一脸愤怒的样子把信塞给了我，我提心吊胆地打开了信，却只看到了那种同时讨好芹香和我两个人的内容，一下子有点幻灭的感觉——虽然是这样，我却因为她的这种讨好而松了一口气，尽管这种感觉让人很不甘心。

水下两百米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知道。虽然我可以想象在水

中双脚无法着地的那种不安感，但是从深度来说，只要超过了自己的身高，双脚就都无法着地，所以都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在社会学的课上学过大陆架和海沟的内容，所以应该和课上的词语是同一个意思吧。

去年，我和芹香一起无视倅的时候，倅也是这样的心情吧。但是，那都已经过去了。我很羡慕现在已不处于那个位置的倅。当时倅被无视了多久呢，现在如果经历同样的时间，芹香她们会不会重新开始跟我说话呢？

“今天你去吗，社团活动？”

“我去的。”

“是吗……”

我参加的社团和芹香、倅她们一样，都是篮球部。

篮球部在社团活动兴盛的我们学校里算是很弱的，不过人却很多。有不少人是看了有关篮球的动漫，带着憧憬的心情加入的。而且我们学校的篮球部在比赛时穿的是三色队服，大家都说看起来很可爱。白色的队服上有两条红色和蓝色的斜线，正好跟法国国旗的颜色相同。

“社团活动，大概也会很麻烦吧，和塚田她们……”

“嗯。”

我生硬地点了点头，倅也点点头回应道：“嗯。”

“最好还是别让芹香看见你们太亲近的样子。”

我勉强地动了动下巴。

在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挤进来把事情闹大。篮球部里和芹香关系不太好的塚田她们，从上周起突然开始经常和我说话了。

现在的我，有种被步步紧逼的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是该等芹香回头，还是应该果断放弃她去找新的伙伴。我突然很想叹气。六月起就是县内大赛的预选赛，差不多也该开始认真准备了。如果再不做出选择的话，可能哪一边都加入不了，那才更难受吧。

午休时的教室里，男生们还在吵闹着。

声音最大的还是那几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洗过——也许从来没人考虑过要洗——的黑色窗帘边，一个男生正把自己的身体卷在里面，旁边还有一个人在围着他跟他打闹。“不要啊——”从窗帘里传出了大笑的声音。他们的游戏看起来不夹杂一丝烦恼，总充满无用的热情。男生们总是无忧无虑，真好啊，我默默地想着。

我和芹香一起笑着把那些男生归为“昆虫类”的事情，现在就像是遥远的回忆。他们的想法让人难以捉摸，也只会自己的小群体里热情高涨。虽然无法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不过由于他们在班里还占有相当的比例，所以尽管从个体上都不怎么受欢迎，但当他们汇集在一起时却能表现出统一的意志。因为这样，我把他们称作是“昆虫男”。

“昆虫男”和那些仅仅是平庸无趣的男生不同，他们还要更极端些，有种吉祥物的感觉。他们中有人会像现在这样发出奇怪的叫声，有人个头非常小，或者长得像大叔一样魁梧。虽然看起来都不帅这一点是一样的，不过却有着相当的多样性。

我们班上的“昆虫首领”叫作田代。他的体形看起来跟龙猫差不多，与其说是胖，不如说就是个傻大个。他弯着小山似的背部，眼睛和鼻子大得和他的脸庞不相称，鼻子下面和下巴上都长着胎毛似的胡子。如果用肉眼从近处观察的话，会让人有种“看到了不该

看的東西”的感覺。那種白色又透明的胡子，就像是在書上或是電視上看到的剛從蟲蛹羽化出來的蟲子。

“那是森林妖精的領域了吧。”芹香這麼說過後，我們就把他叫作“昆蟲王”了。

班級里昆蟲男的分類，主要就是根據是否與昆蟲王田代屬於同一群體來區分。

昆蟲王這個稱呼雖然有點蔑視的意思，不過放在田代身上卻恰如其分。那傢伙不管是对自己手下的那些昆蟲，还是对我们，都有种居高临下的劲头。他面对我们时几乎什么都不说，可对那些昆蟲们却颐指气使。最近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偶尔会撑着鼻孔抛下几句“我通过关系拿到了正在制作的下一季的动画片”“我朋友是个插画师”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听到他这种故弄玄虚般的吹嘘，他手下的那些同伴都只会点点头发出“哇啊”的惊叹声。

“那些傢伙都穿着一樣的運動背心和三角褲，看起來就像是小學生。”

芹香和倅都笑了，我却笑不出来。她们两个都有兄弟，所以才能笑着这么说吧，但是我体会不到。芹香的男朋友津島穿平角褲，她说自己的哥哥穿拳击短裤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芹香从厕所回来了。

我之前还在想她怎么会一个人去厕所，现在才知道是和增田一起。增田是管乐队的，性格爽朗又成熟，也不会和别人黏在一起。当时芹香曾经很惊讶地说：“增田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去上厕所的吧。”倅回答了一句：“那也没什么吧。”那好像就是芹香去年开始无视倅的原因了。

就连保持中立的增田都被卷了进来，她在厕所里听到了不少有

关我的闲话吧。我一下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肚子都疼了起来。

看到芹香回到了教室，倏一下子从我身边离开了。她把手掌轻轻地贴了过来，用唇语说了句“对不起”，不过看起来她很庆幸自己不是芹香的目标。

我沉默着，目送倏离开。

卷在窗帘里的男生也从窗边离开了。他的校服背后沾满了灰尘，衣服上的白色让我莫名地感到愤恨。

回到家里，我闻到了油脂和香草精的味道。

应该是刚炸完面包圈吧。要是我妈妈像安妮的妈妈那样就好了——别人经常这么对我说。我妈妈算是个居家型的美女，还很会打扮。一旦有朋友来，她就会像发现猎物的猛禽一般，迅速地把点心拿到房间里来。她把手工小饼干和果汁拿来以后，过一会儿又会再到房间里来，问我们：“有杏仁豆腐，你们要吃吗？”

“不可能吃得下的吧！”看着我对妈妈生气的样子，芹香她们都瞪大了眼睛。她们都说是我太任性了，为了这种事情生气或者吵架，也太过分了吧。

“回来啦。”

妈妈穿着围裙从客厅走了出来，今天她背后的电视里也在播放那个节目。还是那个非常夸张地抑扬顿挫地念着台词的声音。我有点厌烦，一边脱鞋一边问道：“又在看了吗？”

——明天永远都是新的起点。

——失败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明天永远是没有失败的新的一天。

——对，还没有失败，对吧？

“嗯。”妈妈点了点头。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你想先吃点别的吗？我炸了面包圈，是涂了肉桂粉的那种。你爸爸不是说不喜欢那个味道吗，所以就只有我们两个把它吃掉了。”

我朝客厅看了一眼，不出所料，屏幕不大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红发安妮》^①的DVD。主人公安妮正边走边和学校里的老师说话。

这一幕，还有故事的结尾——安妮说：“要是我是个男孩子，就可以帮你干活了。”之后马修^②回答安妮说：“还好你是女孩，你是我最骄傲的女儿。”——那一幕，是妈妈最喜欢的。

“不用了，我回房间去了。”

“是吗？”

妈妈好像还想说什么，不过我已经跑上了楼梯。电视里的场景变成了安妮所居住的绿屋子。妈妈总是翻来覆去地看这部《红发安妮》，简直让人担心DVD机会不会都要磨损了。

回到房间后，我把书包扔到床上，然后就直直地躺了下去。早上起床时揉得乱七八糟的床单已经被平整地铺好，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和往常一样，都是妈妈做的。

得到了“安妮”这个名字的我，无法对自己的姓名做出任何选择。我的姓氏是很普通的“小林”，本身也是个纯粹的日本人，却得到了“安妮”这个外国名字。小林安妮，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人嘲笑我的名字像个搞笑艺人，那时候我都难过得哭了。

西洋式的飘窗，难看的手工缝纫挂历，带花边的桌布。妈妈把家里的一切都布置得跟《红发安妮》里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的屋

^①又名《清秀佳人》，是一九八五年由加拿大、美国和原西德合拍的一部儿童电影。

^②《红发安妮》中的人物，主角安妮的养父。

子一样。对于这一切，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上小学的时候，我写的读后感或者是读书绘画的作业，几乎都顺着妈妈的兴趣被格式化了。

在河流中，安妮坐的船突然沉了，她紧紧地抓住了桥下的柱子，我的读书绘画作业都是在描绘这一幕。有一位英俊的男子来帮助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女孩。妈妈给这幅画起的名字是《救救我！吉伯特^①》。没有其他的孩子能画出这种新颖别致的题材，妈妈一直很得意地这么认为。

平时妈妈是个几乎不会大声说话的人，可是在我按照字面意思，把安妮的头发涂成红色时，突然听到了她的大叫声：“不对！”妈妈对我说：“你在看什么啊，红发不是这样的。妈妈一直觉得安妮应该是个更有品味的孩子。”

品位。

如果我对妈妈的品位不加任何怀疑的话，也许很多事情会更顺利一点吧。

我的妈妈，可是个美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不过妈妈是美女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许是体质的原因吧，她的身材纤细美丽。虽然平时吃得不少，但因为胃下垂的缘故，并不显胖。就算是对比电视里的女演员，也会觉得明显是妈妈长得更好看。

我看过的漫画书里说“女人的价值取决于她的那张脸”，但我也知道光有长相并不一定能一帆风顺。确实，这样的人也许能经历不错的人生，但是世界上还有我妈妈那样的人存在。从出生时起，她

^① 《红发安妮》中的人物，主角安妮的男性朋友。

就只想着在长野的乡下生活一辈子，从来没有憧憬过要进入演艺界，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只是顺其自然地生活，来者不拒地与人交往，对于爸爸的求婚，也只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向我求婚”这种暧昧的原因而接受了。虽然很美丽，但却出乎意料地愚蠢，这就是我的妈妈。

妈妈到底有多喜欢《红发安妮》呢。她在自己婚礼当天，穿上了在当时也算是非常过时的泡泡裙。“终于圆了少女时代的梦想。”妈妈非常满足地拍下了照片，那张照片至今还挂在门口。

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附近的电影院重新上映了《红发安妮》，妈妈也带我去看了。刚开始不到两分钟，妈妈就离开了座位。正片开始没多久，她就在我身边发出了“唉唉”的叹气声。

“是字幕版的？这个不行啊。”

妈妈从没看过日语配音版以外的外国电影，这次她也没有尝试去看完，而是带着我去向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抱怨。“这明明是部给小孩子看的电影，这样不是没法看了吗？我倒是无所谓，可是这孩子……”

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也是，如果看到没有配音的电影，妈妈就会很不高兴。“怎么回事，星期天早上就开始放字幕版的电影了吗！”

看着妈妈鼓起脸颊的样子，身为女儿的我记得她还是像偶像明星那样可爱。听着她抱怨的电影院的大哥哥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啊，对不起啊。”他低下头道歉，然后给我们换了票。看完Hello Kitty版的《灰姑娘》之后，我们便回家了。

“好不容易放我最喜欢的《红发安妮》，结果却只有字幕版的。”

看着妈妈毫无顾忌地对邻居和朋友这样诉说的样子，我觉得很丢脸。英语不行的又不是我，而是妈妈；明明看了那么多遍DVD，

却一次都没看过非配音版本的，也是妈妈。

美女其实并非一定是有内涵的。妈妈的内在没什么特别，很肤浅。虽然打扮得很时尚，但绝对不算有品位。只是因为长得漂亮、身材好而已，真是有种抱着金碗要饭的感觉。她的裙子大多带着那种是像窗帘或者壁纸的图案，衬衫的花边看起来也跟桌布差不多。价格都只是几千日元的東西，大部分是在附近的家庭超市里买的。

我家里就是这样，有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社会上，有很多人会因觉得“可以听到演员真实的声音”，所以比较喜欢字幕版。最近我也有这种感觉。有好些朋友都对我说：“《红发安妮》里的安妮太会做梦了，有点看不下去。”我觉得好像听到了新的观点，于是也去跟妈妈说了。但她用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那孩子，真奇怪呢。”最后她只是淡淡一笑，丝毫不愿意接近自己常识以外的事物，甚至都忘记了我曾经对她这么提起过。

我从床上起来后，看着房间角落里的穿衣镜。

遗传自妈妈的大眼睛，还有剪得很整齐的刘海，看起来有种日本人偶的感觉。这是我自己觉得有个性才剪成这样的。刚剪完的那天，我必须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去学校。要是被芹香她们嘲笑的话，我准备就以“剪坏了”“早上太急了”之类的话作为借口。

不过很意外的是，不仅和我想象的不同，我还从她们那里得到了“太适合你了”的评价。

“安妮，好厉害啊，就像是模特一样。”

之后，尽管妈妈会反对，但我的刘海一直就保持这样。我打算下个暑假认真地弄一下头发，搞成东洋风模特的那种感觉。我想把自己有点缺陷、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又细又软的茶色头发烫直，然后染成掺杂蓝色的黑发。学校里的老师每次看到有学生把头发染成

茶色时，都会上去又揉又捏。但是染成黑色的，肯定只有我一个人。老师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

镜子里的我，看上去有点像妈妈，却又不完全相似，就像是她的原石。我就这样和自己对视着。

这种无聊的生活方式是不行的。我不会变成这样的。我一定不可以这样。

我从书包里拿出手机。自从和芹香的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我接到的电话一下子减少了很多。待机画面下方滚动着的新闻字幕，显示着某地一位初中生自杀的消息。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胸口猛地一震。

好像已经很常见了，和我们相同年纪的学生自杀、卷进某些事件，或者参与到杀人事件中。

这种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比他们走得慢了一步，于是有些焦躁。

如果说有什么破坏了芹香的心情，那多半是因为我说的那个词。那是刚进入四月，新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六。

“第七危机（简称七危）”的巡回演唱会在县民文化会馆举行。在芹香的邀请下，我们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加上芹香的妈妈一起去看了。我妈妈也喊着：“这种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偶像团体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吗？太厉害了！”然后很高兴地送我出门。不过我把妈妈的话告诉芹香时，她却有点不高兴地回答：“‘七危’既不是偶像，也不是视觉系团体啊。”然后她很努力地告诉我，他们是个如何具有远远超越自身称号的音乐明星团体。

会场里有不少人一看就不是我们本地的，他们应该都是追随着人气爆棚的“七危”赶来这里。里面既有打扮得跟“七危”一模

一样的女性粉丝，也有在纪念品商店前大声说着“福冈那场如何如何，大阪那场如何如何”之类的好像很了解他们的人。在他们的对话里，掺杂着许多只有粉丝才懂的专用词汇，和家长一起前来的我们实在无法加入。他们大多都是二十多岁，看上去都是那种自己赚钱生活的职业女性。

“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那时我并没有多想，只是说出了自己最单纯的想法。

“要是高中生或者大学生还能理解，可是都二十多岁了还这么追‘七危’，有点受不了吧。”

芹香好像很惊讶地看着我，但我却没注意到。

芹香似乎跟周围的很多人说过，她被我的这句话伤到了，非常非常生气。那种感觉应该就是“被她看成是傻瓜了”。虽然我说话的时候完全不是针对芹香的，也没有说她最喜欢的“七危”的坏话。

和我不一样，芹香也许正相反，觉得自己或许过了二十岁还是会继续追随“七危”吧。小学的时候，有的人会为了今后是否该一直和爸爸一起洗澡而感到烦恼（对我来说真是完全不能理解），也许就和那些孩子一样，芹香正是在不愿去考虑何时会终结的胆怯中，被我刺到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初二。

中二病^①，这个不知道是褒义贬义的词正是由初中二年级的这个时节得来的。在性方面刚刚启蒙的男生不管看到什么都带着情欲，这个年纪的孩子因为不懂世间的道理，所以也会有很多自由自在无所畏惧的想法，这就是大脑充满弹性的初二阶段。对于像初二学生

①日语的初中二年级写成“中二”，“中二病”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般满脑子胡思乱想的人，即使是大人，人们也会说他是“中二病”。不过，我们现在可是真正的初二学生，比起有中二病的大人来说有更多的潜能。后年的高中入学考试只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在那之后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二十岁以后的生活，我对芹香的那种惶恐无法理解。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二十岁，所以反而很平静。

那一天，倅在晚饭后打来电话，告诉了我芹香现在是如何说我的。就连在社团活动的时候，比如两人一组练习传球或者半场团队练习时，她俩也为了避免和我一组而躲得远远的。她俩偶尔会看着我说话。

“告诉你倒也可以，不过你觉得呢？还是觉得知道她怎么说会比较好吗？”倅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担心我，但更多的好像是期待。我虽然有点迷茫，但还是回答道：“告诉我吧。”

芹香最近说得最多的是，副班主任佐方老师好像很偏爱我。

佐方。

一想到他的长相，我就有些恶心，感觉到头痛。

那个家伙，早点儿去死吧，真心的。

佐方是体育老师，一个二十多岁的胖子。他经常很大声地用命令的口吻说话。看上去好像就不怎么聪明，但自尊心却很强。去年上滑雪课的时候，因为自己是个年轻的单身教师，他便走进男生的房间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在说到“谁是年级里最可爱的女生”这个话题时，他说出了我的名字。

这句闲话一下子便传开了。

男生们会来嘲讽我，女生们会同情地说“真可怜”。女生们的视